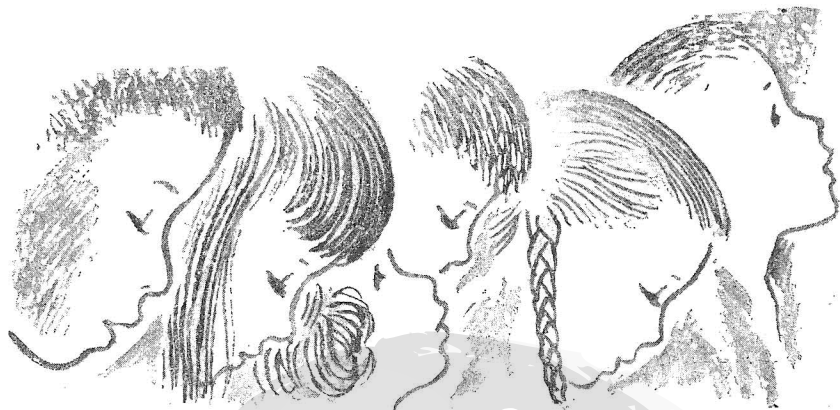


後前動運權育教海上回收

丁作詔



這是民國十五六年的時候。中國整個在軍閥的手中，四分五裂，割據為雄。奉系、直系、皖系，干戈擾攘，迄無寧時。國父在日，以身許國，帶病北上，雖不幸溘逝，但他的希望，「求中國之自由平等」，總統蔣公都代他實現了。所謂「自由平等」的意義，也就是獨立的意義，「求中國之自由平等」，也就是求中國之獨立。有人說，中國的革命，主要是民族的，中國偉大的時代，也可以說中國獨立運動的時代，也可以說中國民族運動的時代。

在蔣公誓師北伐的那一年，民國十六年，作者正在上海。鴉片之戰以後，中國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，五口通商以上海最大，他的發展也最快。北伐前後，上海不但已經成了國際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大本營，上海也已經成了中國全國的經濟中心、政治中心、文教中心。

作詔，民國十二年到上海震旦大學。在蔣公誓師北伐的那一年，已經是四年了。中國的不自由、不平等，在上海比其他地方都看得清楚，而且親身體驗到，在上海，嚐到的不自由不平等滋味，恐怕是罄筆難書。上海名為租界，實際上等於是一些分別獨立的小殖民地。在呂班路顧家沙公園門口，懸着一個牌子，上寫着「禁止狗和中國人入內」。這個時候的中國人的地位，在法國人的眼裡，其低微可知。

全國上下要求取消租界，取消同外人訂的不平等條約，求中國之自由平等，是一致的，就中青年尤為激昂。

就在國民革命軍師次上海以前，我參加了上

海青年發動收回教育權的運動。在當時的看法，青年是最重要的，青年是革命的先鋒。因為青年重要，培養青年的學校，培養青年的教育也最重要。教育應該是一切根本的根本，教育權應該是國家的專有權，教育應該為國家，國家應該辦教育。但自從前清末年開始，中國的教育就漸漸的落入外國人之手。分別利用各種的機會，運用賠款，運用教會，來辦教育。當時愛國之士，對於外人的學校，無不深惡痛絕。其時收回教育權的目標，是想把上海所有的外國人辦的學校一概予以推翻。同時以上海為基地，發動革命力量所到的其他地方，也都起來，弄垮當地的外人學校，使他們關門。上海是當時全國的司令塔，他有號召全國的地位，也有號召全國的力量。在上海號召之下，革命力量到達的地方，也紛紛響應。

以上海一地來論，在革命力量到達了上海後，上海的外人學校確實關了一段時間的門，如震旦大學就是一例。外人學校的學生，認為外人辦學校是為他們國家做文化的侵略，認為辦學校的外人都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鋒，在文化侵略的後面就是武力侵略，政治侵略，經濟侵略。鴉片之戰後種種事實，無不令人驚心動魄。

把外人辦的學校弄關門是辦到了，然而僅只是這一點，隨着來的種種問題，都沒辦法解決，例如取而代之的學校就沒有。沒有取而代之的學校——關了門的學校學生到那裡去呢？沒有取而代之的學校，又不能不上學，一鼓作氣之後，很快的就再而衰，三而竭了。從事收復教育權運動的學生，又很快的向學校表示悔意，於是被關門

的學校，不久又完全恢復，照舊上課了。

對於震旦大學，大家倒想了個辦法，那就是在吳淞口中中國公學開班上課。這可不簡單！有黨國元老馬相伯先生、吳稚暉先生之協助，方才辦到這一步。但吳稚暉先生、馬相伯先生，雖然同情，並表示願意支援，但這也只是一句話，並沒有實際。所謂實際，是錢，是先生，是房屋。錢尤其重要，青年們的革命熱血則否之，錢則沒有。他們那裡來錢呢？沒有錢，怎好請先生上課。已經去世大名鼎鼎的何魯之先生，不要錢也來上課，但中國公學的課還是開不成。學生們眼看着上課不成，也都慢慢的開溜了。

向進佔上海的革命力量交涉接洽，也不是沒想到，怎奈當時的革命力量無暇及此，也無力及此，以致交涉接洽毫無效果！現在想起來那一股熱勁，那一股衝勁，是可嘉的，這也正代表青年人的性格。到了呼天天不應，呼地地不應的時候，也只有看着各外人的學校又紛紛的恢復起來。

自己同着洪蘭友學長也到南京作事去也。洪蘭友他一直是國民政府的紅人，他在國民政府行憲前後，特別是國民政府在南京開第一次國民代表大會的階段，表現尤為卓越。一度任李宗仁代表總統內閣的內政部長，李宗仁去香港轉美國之前，路經昆明，當時我也在那裡講演，相顧唏噓，來臺後，患氣管炎，不幸逝世。在他逝世前，他同我在臺北龍江街雲南省政府辦事處也會晤。他就是我從事收回教育權運動的老戰友，同是上海震旦大學的老同學。他的班級比較我高，他在學校就有美男子之稱，後來又「升級」

而為中國美男子。面目秀癯，思想微密，處理事務，尤其專長。不過，有一條腿略為跛一點，但走得來，也無傷大雅。我記得從上海去南京，是一起去的，一個車去的。他開始在勞工局，我開始在中央黨務學校教務處，同時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。

後來曾在上海市政府，在江西省政府紅極一時炙手可熱的范爭波，也是當時收回教育權運動的伙伴。他現任國民大會代表，雖然髮已蒼蒼，但精神猶奕奕，說起話來，如機關槍大炮。他同我都是河南省人，但他的衝勁，較我更遠過之。每有機會遇見，常愛說我是他揆大旗的朋友。實在，在國民革命軍師次上海，我倆就實際參加當時的各種革命活動。在各種的大會場，常可以看見我倆的「芳影」。爭波面如周倉，雖不能說其貌不揚，但火力充沛，喊勁、喉勁、鬧勁，真算是一把手。收回教育權失敗，他就留在上海市政府做事。他對於收回教育權失敗，他有精闢的見解，即青年人做事，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更不知三四，而且只有五分鐘的熱度，事過境遷，也就完了。

上海的收回教育權運動，也就這樣失敗了。其他各地的收回教育權運動，也不能不隨之失敗。在租界內的外國人的學校，有多一層保障。租界不能收回，租界外國人的學校又如何能收回？在租界發動收回教育權運動，其失敗應是註定的。

今日婦孺皆知的于斌總主教，司法院院長謝冠生先生，當時也都在上海震旦大學。于總主教

還是學生，謝院長已經學成歸國，在震旦擔任教職。他們對於收回教育權運動也寄予同情，但未積極參加活動。對於收回教育權運動，已看到困難重重，不易成功。收回教育權失敗以後，于總主教到意大利羅馬教廷讀書，從此扶搖直上，由北平乃華府教廷代表——剛毅主教的秘書，一躍而為北平主教，在西什庫大教堂就職。不久抗戰軍興，復擔任南京主教，以迄於今。三十年就主教職紀念，是在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舉行的。他生平有個大願望，那就是中華歸主，也就是中華民國的教務由中華人來辦，這與收回教育權運動的意義相同。謝冠生院長，離開震旦大學，前往南京，改就中央大學教職。從此轉入司法行政部，由秘書長而部長，又由部長而司法法院院長，於收回教育權之餘，又努力收回司法權，意義也還是相同。

我選擇中央黨務學校。這是今日政治大學的前身，地點就在中央大學，也就是以前的東南大學。我在教務方面服務，當時的教務長，即最近辭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羅家倫（志希）先生。訓育方面的負責人，即大陸救總理事長、亞盟的理事長谷正綱先生。總務方面的負責人是吳挹峰先生。吳先生高壽八十有一，與總統同年。人，精神極好，書畫非常到家。戴季陶、丁惟汾、陳果夫是中央黨務學校教務訓育與總務名義上的負責人。蔣公擔任校長，潘懷素先生任秘書長。

中央黨務學校，隨着定都南京，剛剛開辦，有中央黨務學校第一期之稱。中央黨務學校與黃

埔齊名，一個訓練黨的幹部，一個訓練軍的幹部。黃埔一期出了很多的名將，黨校也出了很多的行政人才。教育界的許運漢（已去世）、外交界的張道行、新聞界的馬星野、司法界的程元藩（已去世）、黨務的王秀春……很多很多都是黨校出身。

中央黨校第一期，可稱得上集中中國人才之大成，那一省的都有，那一區的都有。年歲都在廿左右，普通大學剛畢業，個個精神抖擻，都有「當今之世，捨我其誰」之概。女的並不多，有位姓黃的，舉止言談，全像個男的。而她能列革命行列，一時大家都對他非常驚奇，但也都非常的尊敬。訓育很重要，負責實際責任的谷正綱先生，說話嗓門非常高而且粗，每逢他講話，都很受學生歡迎，聲震屋瓦，充滿火力，四十二年後的今日——谷先生精神並不減當年，可稱一大奇蹟。

在黨校之暇，又兼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的科長，正是在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剛剛奠都南京之後。一個年輕的人，全副武裝，好不神氣！我的個子相當矮，全副武裝起來，也高不了許多。我所謂全副武裝，第一是戴軍帽，第二是穿軍裝，第三是穿馬靴打皮裹腿，軍裝上身還要掛皮帶。全副武裝，全身佩掛，神氣固然神氣，但不免受到拘束，每次出大門進大門，衛兵行禮，要選禮，雙目注視，還要舉手，手舉的高低，指頭的伸縮，都有嚴格的規定。久而久之，才習慣成自然了。

我那科是調查統計科，因與各機關有關係，

又成立了一個社會聯合調查處，好像這處長一席，又落到我頭上。當時科裡辦事的人，倒有十幾位，現在在臺灣的，還有一位，那就是歷任空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科長處長主任的葉逸凡先生了，他現已退休。一度任教育部僑生輔導會主任秘書又正中書局總經理的蔣建白先生，也是當時總政治部的同事。現任立法委員馬耐圈先生，是當時的處長。馬夫人陳孝誼女士，以及立法委員彭爾康，也都是當時的同事。總政治部的主任，好像是吳稚暉，實際上好像是劉文島。

大家都富有朝氣，工作都很積極。辦公室生活與從事收回教育權運動迥然不同。在從事收回教育權運動的時候，處處自己主動，現在坐在辦公室則正相反——處處是被動。不但受直接上級的拘束，並受各有關方面的拘束，且草創伊始，

很少成規可循，表現極不容易。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，顧名思義，着重在各級國民革命軍與各方面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工作，實際上這些政治工作很難做，於是轉到南京城內的政治工作。

南京奠都，武漢分裂，剿共問題，防共問題，成了政府面臨的最大課題。我當時料想這個問題是不容易解決的——也不是一個短時期可望解決的。而且這個問題不單是中國的問題，而是世界的問題。特別蘇聯日本必將大大利用，以達鵝蚌相持漁人得利之企圖。當時個人認為與其停留在南京無補大計，何如趁機再到國外走走，多學點東西，蔚為國用？適蒙河南教育廳廳長，前河南留美預備學校，恩師張鶴烈幼山先生給一名河南官費，遂丟掉紗帽，負笈巴黎，入巴黎大學潛修。

永豐原造紙股份有限公司

專營

模印有色書紙 打封字紙 郵封紙 有標紙 商標紙 單色紙

雞皮紙 牛皮紙 縐紋衛生紙 包裝紙 柏油紙 白紙 捲筒紙 黃板紙

臺北市中三路三三號
電話：三三三六
三三三六
三三三六
三三三六